



日前,峄城阴平镇为敬老院老人查体,建《健康档案》,并发放免费药品。(记者 孔浩 通讯员 苏新伟 摄)



10日,爱心人士范辉为齐村镇敬老院老人送去了价值2万余元的太空被。(记者 邵士营 摄)



10日,滕州龙泉广场“重阳”体育舞蹈展演如期开始,老人中最小的52岁,最大的78岁。(特约记者 侯志龙 摄)

有人跟着儿孙住  
有人以房养老,租金变养老金  
有人领着退休金,还赚外快  
还有人花钱请保姆,“月光”不累人

# 养老是笔账 就看会算不会算



(记者 董艳 摄)

昨日,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,也是我国第一个法定“老人节”。据统计,截至去年年底,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.94亿,靠退休金过日子不足四分之一,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。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,有近2500万老年人在工作,农村真正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口数2010年为4.6%,这个数字目前还在下降,比10年前还低。虽然现在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,确实改善了一部分老年人的生活,但养老问题仍然躲不开一个经济账:是延续老一辈的思想,节俭一生,为儿孙留些财产?是追随年轻人的时尚,向“月光族”看齐,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滋有味?还是“以房养老”,住进养老院安安稳稳养老?

## 拆迁房卖了买套新房,租金变成养老金

张得才退休金2000元+徐玉娟退休金100元+房屋租金600元-生活费600元-医药费1000元-水电物业费100元-日常开销=600元

今年68岁的徐玉娟是地地道道的枣庄人,45年前,在家人的安排下,徐玉娟和爱人张得才组建了小家庭。没几年,他们便先后生下了一对儿女。如今,儿子去了北京发展,女儿也嫁到了外地。虽然儿子、女儿都很孝顺,常常接两位老人去各自家中居住,可是住惯了原来的环境,两位老人还是执意留在家中安度晚年。

为了让老两口有个安逸的晚年生活,一对儿女没少往家里寄钱,可是两位老人将儿女寄来的钱都存了起来,他们说,儿女的钱也是一点点赚来的,不到万不得已这些钱不能动。

据张得才介绍,他是退休工,一个月能拿到2000块钱的退休金,因为老伴身体不方便,年轻的时候一直打零工,现在年纪大了,只有不足

百元的基础退休金,加在一起有2100元,虽然不高,但两位老人生活得有滋有味。徐玉娟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,如今年纪大了,心脏病、高血压的药更是不能少。她算了算,一个月,她和老伴仅花费在药上的钱就能有1000元左右,除去每个月600元的生活费,100元的水电费以及物业费,家里的钱就所剩无几了。不过好在去年,张得才老家的房子拆迁补了一套房子,老两口便将拆迁补偿房卖了,在市区买了一套住房,通过租房的形式来“以房生钱”,这样一来,老两口又多了每月600元的租房收入,这租房子的钱就成了两人的养老金。张得才算了算,除去日常开销,每月他们还能存下600元,房子、票子都不少。

## 领退休金,赚外快打发无聊时间

退休金5000元-日常开销1000元=4000元

马玉桂,今年62岁,家住薛城区薛庄小区,虽然已经年过半百,但她每天都精神焕发的。也许是习惯了年轻时候的奔波,如今的她虽然已经到了养老的年纪,但仍是闲不住。

马玉桂和丈夫吴国柱都是退休工人,两人一月退休金能拿到近5000元,老两口有房住,一月吃穿用的花费也仅1000元左右,加之两人的身体都还算硬朗,因此,每月仅剩的工资都够两人使用的。可是勤劳了一辈子的老两口,老了还是在家待不住,一有时间就骑着他们的电动三轮车去学校门口卖棉花糖。

用两位老人的话说,就是“我们的养老金够花了,之所以会出来卖棉花糖是因为我们不想

闲下来,想找点事做,累了我们就歇歇,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出来摆摊干点,虽然赚得不多,但能赚点是点。”马玉桂介绍,他们只有一个儿子,如今孙子都已经成家了,老两口也没有什么记挂的,平常闲着没事的时候,也会出门走走,去临近的城市转转,虽然走不远,但旅旅游,身心都能得到放松。

“现在我们身体还行,等以后身体不中用了,想去哪儿都没门了,现在趁着能动,想干生意的时候去卖点棉花糖,既能认识一些新朋友,又能见见外面的世界,想出去逛逛的时候,就出去走走,在有生之年才能不留遗憾。”马玉桂说。

## 每月70元钱全上交,儿子给我养老

养老金70元+儿子补贴=日常开销160元

对于家住薛城区陶庄镇前院山村的王子慧老人来说,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充实而又幸福的。

偌大的客厅中,王子慧正抱着自己的重孙子逗着玩,一旁的墙上挂着孙子与孙媳妇的结婚照。今年已经72岁的王子慧,身体还算硬朗,走起路来也是不疾不徐。老人说,从十几年前她就搬到了小儿子家,平日给小儿子帮忙收拾家务,有时候也会下地干干农活,“现在年纪大了,虽然身体一直很好,但是子女们都担

心我干活时太累,正巧重孙子出生,他们就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。”老人慈祥地望着自己的重孙,讲述着自己的生活。

老人说,她老家在前院山村,一辈子都是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,年轻的时候干些体力活身体尚且可以承受,可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,体力越来越跟不上了。虽然自60周岁后每月可以领到70元钱的基本养老金,但对于当今不断增长的物价来讲,无异于杯水车薪。

“后来我和子女们一商量,子女们让我搬到

他们那住,一家人在一起生活,互相有个照顾。”老人表示,自从搬到小儿子家后,小儿子就担负起了她的日常开销。不过她也并不是“白吃白住”,除了每月的70元钱全部上交儿子以外,家里的家务和一些琐事也都成了她每天的“工作”,虽然并不是非常忙碌,但日子过得很充实。

“说是负责我妈的全部开销,其实也

没多少钱。本身家里种菜种粮,吃饭基本都是自给自足,加上我妈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。除了吃饭别的就没什么花销了,老人家身体健康基本不用吃药,而且她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很节俭,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穿,衣服也都是我们子女给买,一月最多也就多出160块钱的开销。”老人的小儿子高先生说。

## 偏瘫老人不愿耽误子女 花钱雇保姆变身“月光族”

退休金3200元-保姆费1500元-医药费1000元-日常开销700元=0元

干净明亮的房间内,一名中年男子正在给一位老人喂饭,在外人看来,这位老人应该是生活不能自理,而给其喂饭的中年男子大概是老人的亲人。但事实上是,老人因脑梗塞导致身体偏瘫,喂饭的中年男子是老人自己花钱雇的保姆。

老人名叫陈建明,家住薛城区福苑社区,今年已79岁,是矿上的一名退休工人。2001年突发急性脑溢血,虽然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,但却从此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。“虽然从鬼门关前绕了一圈又回来了,但从此以后生活就无法自理了,这给我和家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”陈建明说,他的老伴早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,只留下3个儿子与他相依为命,他偏瘫后,儿子们都主动表示要照顾他的衣食住行。

“他们都到了中年,上有老下有,再加上工作的劳累,太辛苦了,我实在是不忍心。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,老人毅然决然地告诉儿子们,他打算用自己的退休金雇个保姆来照顾自己。起初儿子们听到

父亲的主意后,都站出来表示反对。“首先,请保姆我们兄弟几个都不放心,毕竟保姆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,照顾父亲肯定不会像我们哥几个一样尽心尽力;第二,家中留一个外人,无论说话还是生活都感觉十分不方便;第三就是,父亲的退休金用在每月的吃药和日常开销上就已经所剩不多,再用来雇保姆只怕会入不敷出。”陈建明的大儿子说出了自己的顾虑。

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顾虑,但在老人的坚持下,儿子们也感到照顾老人确实使他们分身乏术,无奈只好答应了父亲。“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是3200块钱,雇保姆花掉了1500块钱,每月的药钱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,剩下吃饭以及日常开销大概是七八百元左右,一月的退休金所剩无几,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孩子们给我贴补一点。”虽然开销大了一些,但陈建明并不后悔,他觉得就算多花一点钱,但只要一家人都能忙过来,不至于太累,那就是值得的。

## 中年人担忧养老金无法满足养老需求 部分选择商业养老险

结合当前社会中的一些养老问题,不少中年人纷纷表示出了自己的忧虑。家住市中区文化路附近的周先生认为,眼下物价飞涨,虽然退休金也会跟着上涨,但涨幅明显没有物价的涨幅高,再加上年龄一大,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衰弱,病魔也会对自己紧追不放,好在有医疗保险的能够少支出一部分开销,但压力依然不小。“我打算趁现在体力还算不错的时候多赚一些钱,退休后如果身体不好也不用花钱找保姆,直接用攒的钱去养老院生活,那里既方便又有多年龄相仿的朋友,平时可以在一起聊天,万一遇到什么突发的急性病,与在家里相比,还是在养老院更方便救治。”周先生表示,除了去养老院之外,他还打算提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。这样,尽管被保险人在退休之后收入下降,但由于有养老金的帮助,他仍然能保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。

“我会选择相对保值的分红型养老保险,虽然保底的预定利率比传统养老险稍

低,但每年还有不确定的分红可以获得。当然有好就有坏,分红的多少和有无,与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挂钩,所以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,这种类型的养老险适合我这种既要保障养老金最低收益,又不甘心只拿固定收益的人。”周先生介绍道。

不仅周先生认为商业养老保险可以养老,家住薛城区泰山路上的郭女士也是这样认为的,有所不同的是,郭女士选择了最为保守传统型养老险,“虽然这种保险存在贬值的缺点,但它的回报固定,是风险最低的类型。我这人一直都比较谨慎,对于冒险的事情从来不敢沾身,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种类型的养老险适合自己。”此外,郭女士表示养老理财虽然是为了老年生活,但并不意味着到了退休后才开始储蓄理财,而是在有劳动能力、收入稳定的时候就要开始规划打理,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,让自己的养老金“钱生钱”。

(记者 董艳 特约记者 寇光)